

時學鍼燭

番外書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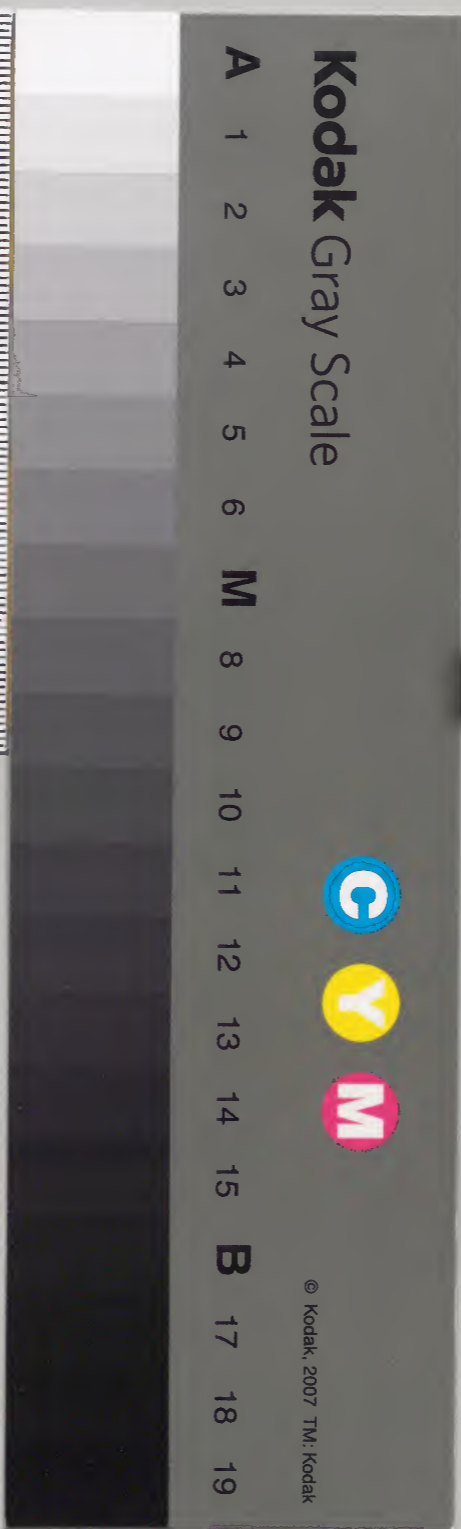
二	一	六	二	和
册	三	四	四	書
架	四	一	一	門
函	一	八	九	
號	一	一	九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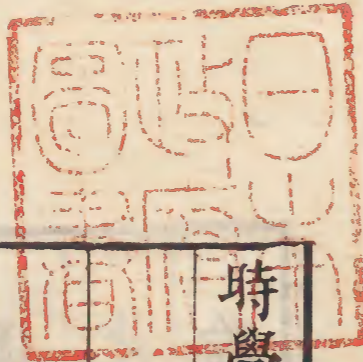
二	二	和
九	四	書
函	一	
一	八	
八	一	
架	册	類

番號	和	24181
冊數		2 (2)
函號		190445

論學議政

00000000





時學鍼燐下

雜論

泉溟 高志養浩甫 著

淺草文庫

論語是載道之書非論道之書也然聖人之言浩大
 周遍莫不備也仁者見之謂之皆仁知者見之謂
 之皆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就此紬
 繹則生成多少好道理又生成多少不好道理唯
 俟正聰正明之君子而引而伸之觸類長之其說
 可依而信若有褊短偏僻之徒而伸之長之未有

不害人心壞風俗者。蓋聖人之言平正圓活可
展可卷可淺可深故也。宋趙普嘗曰一部論語以
半佐太祖定天下以半佐太宗致太平普之言誠
善矣未知普之功業果爾不乎苟知而行之則何
傳周召何足道哉夫論語之爲書甚易讀故兒童
亦誦之又甚難通貫故碩儒鴻生間欠明解若欲
通貫之須先熟學庸孟子之三書而知學者入門
之等級探性道教之源本審仁義禮智之具已議
論不橫發擴充不至義盡坦坦平平而後聖經之

深旨始爲得是朱說之所以獨步也前此者未備
也後此者愈出愈鑿矣

論語中單揭子曰者居多當時夫子豈向虛空裏獨
有此言乎必有問者侍者而答之示之也弟子集
錄之時其事已遠故失聞者之姓名也於君子多
乎哉不多之下附牢云吾不試故藝之語則古人
記錄之真率於是可見夫既有問者侍者而爲之
發則言必應其人之資質而有抑揚進退可知也
學而一章有人以田獵逸豫爲樂者故示名教中

亦有樂地也。好言令己一章對略內飾外者規之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爲衛靈發也。以思無益不如學者爲苦思而廢學者發也。章章皆然不可枚舉焉。故予謂聖人無定說。若誤爲有定說。取一句一言釀成種種偏見者。不知全體之所致也。以挈瓶之智測江海之淵。深代大匠斲堅木。不傷手者。蓋希與其貽非笑於後代。孰若謹從先德之成說。所謂先德者。自孟子後。莫若濂洛關閩之四君子也。漢唐已來。負儒名者不乏。人有高下。學有踈

密。要之不過權謀術數。富國強兵。記誦詞章。而獨有儒者之氣象者。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數輩而已。是以歷代人主待儒士如俳優。彼士亦甘斗筲之祿。不能引去。是所以轅固生之爲竇太后之僂辱。司馬談之爲武帝之戲弄也。況翫楚騷。漢賦。晉帖。唐詩。之疇。才熟而德涼。學富而道貧。何足論乎。宋儒懲創於此。故黜浮詞。避虛名。恥功利。鄙權詐。專歸于心性。而後道之體。學之用。各各不離事業。王侯可行於上。匹夫可講於下。幸而有得。則堯舜

之治可庶幾矣。明人反曰：儒至於宋而衰矣。試問彼之所謂儒者，果何事乎？

仁齋先生稱論語爲宇宙第一之書，塗聽耳食之徒，和之爲古今之名言，高出于先儒，不審此之稱對六經云爾乎？六經皆爲聖言，豈容階論語黜六經哉？對他書云爾乎？固不待此之稱也。尊信論語太過，反如曰：六經不治而足矣。夫論學之次第，則論孟六經，論學之混成，則論孟六經，未初不相須也。程子嘗曰：論孟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是言

卽二書解六經，自無艱澁也。非言六經不治而事足也。仁齋之意，以爲六經之言不可行于今者多，且棘句鈎章，不復初學，不若論語之穩當。著明下，寧親切，有益躬行也。蓋是由文義之難易，與事之行不行，強爲之甲乙，突標此異號，其俗見何足珍乎？夫士君子之讀書，志道也。下學而上達，一部之書，未可以殫窮天下之物理也。上大人丘乙巳之文，未可以悉記朝之劇務也。容足之外，爲無用之地，則人不能寸步動也。故遠大近小，凡有益于

我者攝習總講未初去取謂之君子之學子夏曰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可見古之教法大且廣矣仁齋之此稱蓋
成乎誤讀程子之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
者也

論語一書夫子之語十之七門人之語十之三蓋夫
子盛德大業著見于語默動靜一團天理活潑潑
地自外望焉則生知安行不期然而然者也門人
之質問不過孝弟忠信改過徙善脩慝辨惑禮樂

政事而已予嘗怪六經皆出于夫子之刪正叙序
而七十子之問及此者甚少夫既已皆治無疑乎
子夏素以爲絢子張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僅止二
問然其事後世註疏家亦辨之精覈豈在當時孔
門之高弟不知之耶大抵孔門問答之體不一曾
閔二子之語爲其門人或僚友發而不見親向夫
子問者若司馬牛樊遲及列國士大夫則其人其
問淺淺可知故夫子答之先舉一隅示之孟懿子
問孝答曰無違樊遲問仁答曰愛人子路問君子

三疊如斯而已乎而後告其極是也蓋欲其省發
重問故言簡意直未初盡底蘊所謂不憤不啓不
解不發又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
也已矣惟至乎顏冉游夏宰我子貢之諸賢則學
博德高所問自然婉曲夫子所答或放或收或進
或退或隱或無隱變化無端應器隨才而已何以
知之夫顏子之所聞克己復禮仲弓在同門非不
嘗側聞也仲弓之所聞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子貢
非不嘗側聞也各更發問者欲就自家資質之厚

薄而受以履之非虛問以煩夫子也其問最婉者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云云出曰夫子不為也是所欲
問者迥在言表魯論中此側問有之後生晚學概
謂聖賢之語平夷坦蕩甚無仔細故信之已過味
之反草草仍自安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
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焉徒
資誦於近約之語而略意於遠博之句聖賢之語
未嘗偏倚高下大小本末輕重必相待對使人知

道理自如此也。程子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人事雖有本末，而不可分本末為兩段，是也。凡讀論孟，句句章章，當以此例看。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仁齋非朱註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而引鄭氏說曰：繪畫先布衆色，後以素分布其間。此以采為質，以素為禮，似甚不穩。不若考亭既改，而首尾相應也。夫子夏在孔門文學之科，而繪畫之法，豈待鄭氏耶？此問原不必主繪畫，將階之以及他事也。幸夫子依舊以繪畫

答之。蓋子夏之疑詩之本意，不當如世間畫家以素為絢，而別必有仔細也。故夫子一轉，以畫家筆前之素地答之。於是子夏之疑，渙然冰釋。曰：禮後乎。聖人解詩，不拘事實，斡旋來其妙如此。若取鄭說填于此，竟墮乎高叟之固矣。且周禮原文省略後字上去，二音則素後後素之別，未知孰為得畫家多法。鄭氏偶採界畫一法，未及散畫也。仁齋以謂名度物數，事實訓詁，近古為證，故鄭說可從。吁，是膠柱鼓瑟，截趾適屨，拘泥不啻夫速貧速朽之

言會子子游同聞而異意待有子之疑而後其論
定則近乎古亦不可悉信出乎後亦不可悉廢顧
義理之當否如何而已凡仁齋之說皆準此宋儒
尚赤則已必黑宋儒貴肉則已必蔬蓋明儒之餘
毒也古人曰立乎百世之上而垂教於百世之下
者難矣生乎百世之下致議於百世之上者易矣
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矣學者請莫之履焉

仁之一字聖門之要旨學者之標的至之不至誰昔
既難之求之不求亦在於其人然其義則不可不

豫講究也講而不至者有之矣夫未有不講而能
至者也夫六經語孟說仁其義不一有指成德者
有指心性者有指修爲者有指善功博愛外貌者
淺深表裏槩之六等混說則其等不分分說則其
意不貫或分或混萬殊一本是宋儒解經之法所
以江河于漢唐也姑就論孟言則其稱仁人君子
仁者皆成德之名兼義禮知者所謂專言之仁表
裏洞徹身心一致若大而化其功德及萬世則謂
之聖人否則謂之仁人仁者賢人君子是也殷有

一、仁、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仁者靜
仁者壽，仁者必有勇，仁者先難後獲，仁者已欲立
而立人，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唯仁者為能以
大事小，仁者無敵，邠人曰：仁人也。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為也。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
焉，等可例見焉。然仁人君子，不自以為仁人君子，
則此稱多是傍觀之美名，沒後之尊號，世復有孔
聖孟賢而許可者也。其指心術者，顏子其心三月
不違仁，克己復禮為仁，苟志於仁無惡也，人而不

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安仁，觀過斯知
仁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為仁由己，由於人哉。
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矢人豈不仁於函人
哉。彼以其富，我以吾仁，惻隱之心，仁也。仁人之安
宅也。仁義禮智根於心，等可例見焉。其指修為者，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告子張恭，寬信敏惠，告子路六言六蔽之
一，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仁之實，事親是也。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弗親等
是也其指功業者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
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如有王者必世而仁仁政
自經界始為天下得入者謂之仁等是也其指博
愛者子貢曰博施於民而濟眾可謂仁乎樊遲問
仁子曰愛人等是也其指外貌者剛毅木訥近仁
是也總之論語說修為者過半孟子說心術者過
半說功業博愛外貌者兩書俱少學者當合考此
等數例知以何為本以何為末而後始可與語仁

伊荻二家以愛為仁以功為仁故動舉管仲如其
仁證之謂孔門說仁未嘗涉心術陋見每如此

伊荻二氏解大學明德二字以堯典光被四表格于
上下證之或以左氏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
其魚乎證之殊不知其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明德
遠及千載者其本起于奚處蓋認突與之末光不
見圓羅之中天者也大學連說明明德明命峻德結
之曰皆自明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左氏
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既不

管世則其明德何處施乎此等語二氏當如何解
 解經之法一何粗乎彼蓋非不知也知而故犯之
 吁好名之害甚乎猛火昔者阮籍登廣武望楚漢
 戰場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予亦每有此嘆
 夫子許管仲之仁稱其一時之功而隨子路之器答
 者也子路嘗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
 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在孔門而傲然自任以仁者之兵竊有
 輕管仲之意問曰未仁乎子路之才不及仲也固

遠是以夫子進之欲使企仲也如其仁者謂子路
 之不如也夫兵凶器也傷民命費萬金仲也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則博愛功業之仁不期而兩得焉
 是之許焉而已朱註曰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
 及人則有仁之功矣其精詳可見焉

子貢才識越于子路旋有畏管仲之意問曰管仲非
 仁者與謂之仁者既失其名號然其意出謙故夫
 子放之不詰專以其不死于子糾之難而相桓公
 能成霸業異乎匹夫匹婦之經於溝壑而莫之知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
十一
答之不曰民至于今被其仁而曰受其賜非指一時之利澤而何也答語之中不著一仁字是聖人言詞之妙自然如此仁齋徂徠是之不考依文解義以此二章爲仁之全體盡于此堯舜之仁不外于此予爲之吐舖滿案已數矣

朱夫子註釋大學明德二字以明鏡止水虛靈不昧形容之仁齋濺斥之曰語意俱出于佛老吾儒之所未嘗言而六經語孟亦無有之其論壘壘不措嗟何膠之甚乎考亭豈不知語意之似乎佛老哉

蓋自漢已來老佛入生民之骨髓久矣然道家之說始終無異至佛法者齟齬氏西來一洗舊弊大更軌躅彼其之徒眼高識明察當時之佛法以建寺供僧爲功德亡國敗家繼踵如此不可永行于中土於是出一機杼竊取堯舜及老莊列中土自舌所傳之道牽合釋迦之教製成惺惺歷歷之涼劑蕩滌士大夫名利之煩熱結網廣行立教無方其說曰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實際理地不容一塵乍虛乍實或有或無應病與藥欄柄入手謂之得

正法眼藏黃檗臨濟其傑也帝王枯將阜隸輿臺
苟分菽麥者莫不爲之驅入其莛故耳有不聞堯
舜周孔之月而口無不談達磨慧能之日凡六七
百年于此可惜六經語孟之深意要旨飛入鍊佛
鍛祖之橐籥而記誦之俗儒詞章之躁生甘糟粕
嗜糝糠恬然莫致疑似之辨而遂悉爲彼之徒所
搶去皇皇如有所失也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
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自爾已降三代禮樂殫在
緇衣之林所謂居士精舍經卷寺院之號彼取以

爲已出世亦與之不怪天下之言語文字衣服飲
食禪卽儒儒卽禪混成爲一朱子之此解唯使人
達其意爲要何必爭瑣瑣言語文字之異同哉况
此二語形容人心之妙至矣盡矣不可加損焉易
之寂然不動書之萬物之靈詩之秉彛禮之神明
左氏之精爽舉體而漏用示幽而略明在經則當
然也在註解則猶隔襪爬痒也後世之勢若嫌言
語文字之似老佛則使蒼頡沮誦再生別製儒家
一道之文字而後可謂滿仁齋之本意也

仁、義、禮、智、信，以配五行。其說自董仲舒、楊雄，蓋必有所傳也。既以配五行，則又以配人之五臟，自有理也。既以配五臟，則以此五者為性之名，不可誣矣。蓋萬物生，生莫非陰陽五行之理。矧人是一箇小天地，二五之妙，豈不具足哉。伊川先生、顏子好學，論之旨取于此。但徠嘗曰：陰陽五行之理，聖人寓諸禮樂器數之中。子思、孟軻之所傳，漢儒得之師授口傳，始筆於書。然則何濶，非宋儒以仁、義、禮、智寓諸人性乎。其說自相矛盾，率類于此。

謂仁、義、禮、智各為一德，不相通，又不出于性者，仁、齋之意也。徠就此又發一異見，曰：仁、智是聖人獨得之德，禮、義是聖人作為立教之目也。此皆厭棄宋儒體用之說，而不信子思、孟子之所起也。又斷六經曰：易說陰陽，春秋正善惡，書記政教，詩本美刺，禮明升降，樂事和協。一經各有一經大旨，不相交涉。每事乃曰：此是易之意，而不關于書。此是詩之說，而不關于春秋。如此說將去，遂做斥周子太極圖說，謂非吾道之所宗之張本，是明儒之遺意。

而其語出於莊子然蒙叟之意反異之惟傷末世
學分道裂不相統攝云爾非謂不相交涉以可也
夫耳目鼻口手足之於人也雖各爲一官而其所
以視聽臭味把持運奔者莫不屬一心之知覺否
則泰山墜前雷霆起側不能避就不能避就則耳
目鼻口手足之官廢耳目鼻口手足之官廢則六
尺之軀殼徒一土塊而已是謂之不知類矣
徂徠謂人之性并氣質一定而不可易也顏閔之德
行不可移于游夏也由求之政事不可移于賜子

也故夫子教之各因其性之所近養以爲德其所
不能不彊使爲於是駁氣質變化之說及人皆可
以爲堯舜之言謂之妄見蓋是主世俗見聞之性
質而不究思孟所發明之幽蹟其鑿枘誠宜矣夫
七十子之歸孔氏也劈初頭既已變化氣質了若
不然則爭得浮雲乎列國之好爵而翱翔乎素王
之寒門以成就此美哉其各達一德而不能相兼
者緣性之所近大槩如此自幼所習大槩如此也
泛論之則顏閔之德行未必不通游夏之文學也

由求之政事未必不兼賜予之言語也惟有厚薄
長短之幾而非有截然區域也子路好勇力冠雄
雞佩假豚嘗爲夫子所一點化儒服委質周旋少
時強暴在三害之一忽爲里人所歎息殺虎斬蛟
改節爲善士呂伯恭性褊急一旦誦孔子躬自厚
而薄責于人之語平生忿懷渙然冰釋此史傳之
所載美談不少奚謂一定不可移哉

大學正心章有忿懷恐懼憂患好樂則心不得其正
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仁齋難之曰如此則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
肉味是聖人之心亦可謂喪其正乎吁是不考之
甚而取證且弗類也大學所謂心絕此四蔽者示
心之本體當如此中庸未發之中是也聞韶忘肉
味者適足見心之運用當如此所謂發而中節是
也體用之辨於是不可無也愛可愛惡可惡各各
分明何可相妨彼以衆人之驕奢淫逸馳騁田獵
放却其心者比之藉此爲大學非孔氏之遺書其
麤糲益甚矣況此語非孔子自言也出弟子傍觀

之記不形容若不知肉味也聖人豈真然哉依文
解義其毒徃徃至此焉

伊荻二儒予未識面讀其書想其人仁齋學雖奇僻
志趣不凡生長京師困阨閭里是以矜持慎完操
行無瑕猶能講義理不失爲鄉先生也所惜小器
易盈識見未瑩口得矢其言而身未服其勤徒商
量六經邊事如貧子之說金幸早得高譽欲騰跳
於宋儒之上其流弊使小子躐等失序無人材可
觀也童子問所載以板六片爲匣譬諸天池四方

何爲自小乎又語子孟字義釋理字曰从玉少里死
字也老佛之所主非所以議聖人之道也夫文字
之假借轉注何限之有短長之長作官長則死舟
帆之帆作帆風則活木訥之木作木石則死玉理
之理作道理則活豈必以偏旁定其意乎況天理
之二字既見于樂記雖出漢儒而蓋三代之遺言
也若逆樂記爲不關吾道者前件既陳之凡引喻
取義皆不公矣徂徠學力有餘志氣豪華彼居東
都拜魏侯家是以傲岸雄張發一時之異見憑凌

先輩流弊使生徒蔓衍支離其說多虛譏然晚年
學象胥頗通唐音唐話善訓譯稗官小說水滸西
廂等東方先儒未解之語以是大潤飾素修人亦
推以爲命世巨儒不知經學素所不好偶有新說
皆逐明儒之故轍而已其所通唐音唐話亦未知
當否乎吾泉界與崎陽日通消息傳聞譯氏之言
曰譯亦大略通十之五六足以立業精詳尤難矣
蓋以此爲業日與唐客往復者尚然則轉傳學之
焉得無誤錦衾爛兮爲奚脚爛兮乎近世此習成

俗爲學者之一蠹故薄及于此

明人毀宋儒者前後莫若揚用修也丹銘錄所載可
見謝在杭曰此老多杜撰蓋信口無忌憚者也宋
儒嘗論荀卿曰其學不醇一傳而至李斯有焚坑
之禍升菴駁之曰弟子爲惡而罪及師豈有此理
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起
嘗師曾子事出于劉向別錄鹽鐵論予謂升菴之
妄見往往至此不省始末不度輕重猶丈夫之著
兒袍覆首則臀露也夫吳起之罪不過殺妻求將

貪功好色遂亡其身而已如李斯者大異于此相
始皇縱其暴虐焚詩書坑儒生嚴刑峻法雖商鞅
之餘焰而成斯之手者亦多其禍延及千萬秋之
久欲與起同罪奚可得乎近歲東刻荀子書成徂
徠有序又剽竊升菴之此說其行文如已自出輕
俊子弟驚嘆以爲卓見徂徠大儒何爲不自重使
他迷惑至此乎

仁齋斥宋儒徂徠又并仁齋斥之四方學者知仰慕
二子而未審其同異在何處也姑摘槩于此舍理

氣體用之談而專取形而下者爲道厭仁義禮智
具于性而以四者爲肄業進德之目論四端之心
則避端緒之說爲端本之意以謂語孟六經之所
記日用事業之外更無體又無理誦其語行其義
學者之能事畢矣是仁齋之說也豈知有事則理
從之有用則體從之天下安有有影而無形有響
而無聲者哉其說簡便雖足悅俗士而全墜于運
水搬柴作用是性者彼指宋儒爲禪復不自省甚
焉徂徠同時而晚達是以欲從宋儒則恐家名之

不稱、欲從仁齋則既被先一著於是苦心焦思
出兩說之間曰仁齋之所見雖稍可而其拘心性
泥義理尚未脫宋儒之故習輔車相依唇齒相附
非懸隔之論也夫道者非事物當然之謂也又非
天地自然之道也聖人特作爲以使人由之自孝
悌仁義以至禮樂刑政總名之道也仁義禮智并
言自孟軻始而非古也仁智是聖人之德非他之
所企望也禮義是聖人所作爲而庶事繫焉唯聖
人在上以禮樂教之使人各成其材以克治天下

國家之用也氣質變化及性善之說子思孟軻之
妄言不足取也是徂徠所述之大綱也吁此說也
予嚮委曲之學者其考諸三代既邈聖人今安在
乎在則我必被其化禮樂文章今安存乎存則我
必從其教若失徂徠自以爲聖耶其狂妄不可救
藥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程子嘗曰今之
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
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
血脉皆所未備矣彼必曰方冊有在焉何謂不備

乎予曰夫祖徠以六經爲有口有聲而善講授命
戒者歟是秦燔之殘策孔壁之斷簡非全書也明
矣傳之說之皆漢唐已後之諸家保殘守缺煩言
碎辭剖析隨分各有是非則詎庸知其所歸宿乎
請試以一部六經盛之几案朝夕香火以祈曰仰
望二帝三王周孔之靈昭示古訓詳告聖說如是
而若有其應則孰敢不信乎祖徠其能然不乎
作者七人矣祖徠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當之可惜
祖徠讀書眼飛移他方世界夫論語二十篇未知

出孔門誰何之手先儒有說亦未一決然竊考之
其篇目章次各以類叙列不可移易也故其前章
曰賢者避世其次避色其次避言續之曰作者七
人矣明指上之三避之賢有七人矣爲易所謂見
幾而作之作無疑本文別加一圍者或有誤縱加
一圍亦不妨爲他之賢人類此者故其次章曰子
路宿石門又次日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
之門者凡此數章並類記錄若厠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於此則顯晦異德貴賤隔位決非記者之本

意也。徂徠以禮樂直爲道，有差近乎其語者，採以爲已說之據，可謂齊人見河伯矣。且文王未制禮樂，奚以是足七人之數？若爲帶說之文法，亦不通。或人曰：左氏所載象簡南籥，非文王之樂乎？曰：非也。武王定天下，追象文王爲之制，在太武未作之前也。然武王亦不自制，其實出于周公之手也。凡一代之禮樂制度，莫一不成，姬且之聖作者，然則合唐虞夏殷，可謂作者五人，豈有七人之稱哉？子思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奚以制作誣文王乎？

樂記曰：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是謂有明聖之德，而後必有述作也。非謂有述作而後稱明聖也。如宓義出而畫八卦，正姓氏，龍紀官，神農立而造耒耜，藝五谷，農事興，黃帝作而制律呂，作筭數，衣裳品分是也。先有其德而後王，王故其制度，欲已而不可已焉。徂徠曰：聖者作者之稱也。蓋誤禮記之文，以爲無制作則聖之名不立，遂以是爲聖字之素訓者，何戾也。樂記不云乎：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當知未制禮樂之前，王德已具，天下心服而

後踐位而後有制作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服事于殷，位爲方伯，未制禮樂，而史傳不絕。聖人聖子之稱，紂謂比于爲聖人之心，有七竅，左傳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者。旣曰聖人，又曰不當世子，貢以學而不厭，教而不倦，爲聖矣。則聖之字，何必制作之謂哉。夫徂徠以禮樂爲聖人自制作，自舞蹈者，亦惑矣。禮之損益，豐殺，升降，揖遜，樂之音響，節奏，鐘鼓，干戚，聖人必會有司議之，課能者教之，不敢獨顯其美，第當其總裁而已。樂

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矣。由之觀之，先有是德而後有是制作，未聞有制作而後有聖之稱也。若有制作而後聖之名立，則當時多少，有司多少，樂工皆與其事，則稱之聖人亦可也。繇之城，桀之瓦，儀狄之酒，蒙恬之筆，蔡倫之紙，亦可稱聖人乎。不通之論，孰甚焉。徂徠門人太宰純所著，非篇掄揚其師，綴拾餘唾。

以并毀考亭仁齋揭招售術予戲語入耳異哉二
先生之靈厚資純等之業也吾聞豺祭獸獺祭魚
報其本也純之堂奧宜潛祭二先生不則如夫豺
獺何也其篇中解論語學而章曰時者謂及時也
引內則學記之語習肄也慣也引孔子之語予曰
學習二字從其家說則當然也唯時一字爲時節
之時甚無謂也此說本之王肅肅本之禮諸篇宋
儒日熟耳爛其說可從則何必求異考諸前後肅
說既不穩故改爾且所謂及時者亦有二義其一

內則所記自六年教之數與方名至四十始仕皆
逐其生年而不失教習之謂是就一生而言古人
教子弟之常法兼小學大學者也其一文王世子
曰春誦夏絃秋禮冬書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
夏教以詩書皆逐其四時而不失教習之謂是就
一歲而言鄉學國學課試選士俊士之大法十五
已上大學之道也二義各有差別不可混說王肅
及太宰之所指果何之時乎若謂兼說者頗涉瀆
漫凡禮記之所載當時法成而未行者有之或行

之未久而廢者有之孔子之時其法之有無未可
考焉從太宰之說則不過泛然說子弟入學之時
節而已夫驅子弟入學有說者有不說者幾何其
至期爲君子乎蓋此一章以時習二字爲要有溫
故知新之意而語勢全與學記蛾子時術之說命
務時敏者同由此觀之則禮記之語是三代之遺
制論語之說是孔門之指南道並行而不相悖者
也何以言之蓋東周已降庠序頽敗禮樂陵夷夫
子之時三代之法不可復見也故曰吾十有五而

志于學不曰入學而曰志則時制可知其後適周
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此時夫子年五十一事
見莊子借令不五十一其必在四十始仕之後歟
又聞之曾子七十而學詩荀卿五十而學禮可見
數聖賢之入學其次第亦皆失時則夫子之誘門
人何遠引禮之所載哉此之不考妄摘六經之語
逐一配孔孟之言有合有不合若不合則委曲附
會曰古文如此宋儒不解古文吁宋儒不解古文
則太宰何能解乎宋儒雖去古邈而生其地讀其

書就其師會其友質問徃復窮口盡歲故雖所見
不悉當而不失影響必矣徃徃產於異域去古又
遠時無明師鄉無畏友故其所著私說受命者衆
而正謬者寡縱有拔羣之才而安知其技倆不如
井蛙之於大海夏蟲之於冰雪也哉若使太宰生
于中土始聞徃徃仁齋之說則爲之絕倒者亦多
矣今也不然者旣以是揭招立業其勢不得不愈
張也有閑話于此姑筆之予有一友卅年前徃于
崎陽其行李中有京刻八居雜詠載兩都儒釋名

於詩者東厓徃徃爲魁以眎譯氏又轉唐客善詩
者評騭其優劣唐客一覽東厓爲第一其餘巧拙
相雜云未嘗一言及徃徃家之調也夫今之唐客
豈知詩哉然彼於吾邦無親踈無愛憎其心衡平
故見所見味所味未少偏倚於其間也吾邦之學
者異于此貴耳賤目曰徃徃曰太宰聞名畏之聞
說驚之猶小兒之容忤大人之癩疾觸事卽發也
甚者未向其墻未逢其人而稱門生誑遠境者徃
徃有之吁何草鞋大王威靈之赫也孔子曰道之

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仁齋興而宋
學廢矣徂徠作而仁齋燬矣螳螂逐蟬鵲逐螳螂
古人有詩曰彼此莫相噉蓮華生沸湯講道之士
猶然況閭巷之人乎予嘗讀二家之書屢發大息
焉

宋王安石執拗剛愎行新法立新學朝野洶洶其禍
至宋祚傾不絕實一代之罪魁也其為書生時投
刺於濂溪先生先生辭不見安石怫然曰吾豈不
求於六經乎邪念一萌釁端爰啓及後來出身凡

政教學術出於濂溪之下風者痛排濬斥如寇讐
嗚呼賢者之一失偶歸于周子而小人之常態乍
發于安石嚮使先生一見遇待其害未必至此可
歎哉因思仁齋徂徠亦必當有事相似于此者蓋
徂日宋學名家不少彼望其門數進數所推忿戾
之氣一結胸臆晚年橫生此曲說其波延及異域
之程朱所謂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
危者也徂徠嘗寄書仁齋仁齋不荅與宋儒并擊
仁齋者其端起于此事見諛園隨筆

太史公曰古詩三千篇孔子刪之爲今數予嘗見所謂逸詩散在諸書者屬辭可觀義理可翫何刪之甚多乎朱子曰去重複正紛亂從簡約以示久遠其要在勸善懲惡此說明白切當刪定之意有所稅駕大序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是也徂徠大非之曰詩豈爲此耶若欲爲勸懲則聖人應更有處置奚用此踈遠之教哉三百篇惟爲學者通習言語辭章設而已因證論語使四方不能專對不學詩無以言可以興可以觀等之數章予

謂此說又非也若以通習言語辭章爲詩之要則三百之數不如三千之多也刪而使逸不如存而使傳也重複紛亂可委後世學者之自去取何必費聖慮勞聖刪之爲乎勸懲之所在姑舉一二父子之恩缺而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而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而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絕而角弓之怨彰君子之道塞而白駒之詩成餘皆倣之所謂善者師之惡者改之朱子之所斷何疑乎倘依徂徠之說則聖人之於六經如後世著述家

集錄街談巷議，不過使讀者為消閑慰寂之具而已耳。

程伊川為崇政殿說書，禁哲宗方春折柳條，陸秀夫至宋祚傾頽，抱帝航海之際，猶日講大學衍義，明儒非之曰：二人俱迂而愚矣。予曰：迂而愚，道之所存也；速而巧，道之所離也。二者固不得其中，無寧捨速而取迂乎？故古人以迂齋迂叟為號，孔子之聖子路猶以為迂，孟子之賢魏滎見以為迂，迂乎迂乎，迂之義大矣哉！伊川豈不知迂者耶？其出處

語默，非衆人之可議也。彼已度時勢之不可而韜晦游學，以司馬公呂公著諸賢之薦，朝廷優詔召之，職在輔導，再三固辭，且其初疏三上，要行其所陳也。否而後拜官，在官累月，未嘗言祿，不為妻求封，視朝廷若逆旅，視榮華若浮煙，高節如此，則何憚啜啣嚙，不言其可言哉！綽綽有餘裕，實孟軻以來之一人也。陸秀夫自負經濟，蓋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又豈不知迂耶？方此時也，流離播遷，浮家泛宅，然民兵猶二十萬，可謂一日一方之朝廷也。

外籌軍旅內調工役講行義者蓋其餘力也非特專于此也造次顛沛他人之所不能公獨能之國史載以爲美談明儒笑以爲迂愚噫褒貶之差毀譽之背君子之心小人之腹人其可不慎諸李獻吉何仲默明朝中葉詩家之傑也明詩之變濫觴于諸君滔天于王李七才之鉅輩相吹噓相勸勉以爲盛世之大雅復興于此以予見之一種格調誠前世之所無也然此變莫代而無之豈獨明哉國初諸公猶有唐宋之餘韻言語文字氣象不

薄中葉已來政荒教弛北地信陽濟南瑯琊以文章相高猶典午之衰以清談相高也纖穠綺靡愈巧而愈見其薄焉蓋其體裁拘拘乎擇語整句芟粘去俚之間氣象萎蕪範圍么麼譬諸人飾外貌者必少誠實也然王李諸人本有幹旋之才故高華猶可見後之倣此體者僅依其套語特設意湊合之借令逼真亦只模擬耳作模擬之詩而自樂不若直就王李詩集而諷詠之爲愈也所謂述吾志者何有乎夫學詩者取材六朝寓意楚騷固其

所也然至述其志則各各如面又至陳言務去則
宋不必唐唐不必漢魏是所以有變革也詩曰昔
我往矣楊柳依依何其語之幽暢也又曰既微且
虺爾勇伊何何其語之鄙俚也宣尼并存不刪者
詩本非格體之謂也若格體出於一言語趣意出
於一而後可則詩道此厄矣評明詩者不此之考
唾乎前朝之異我調望後來之人我律故有大雅
復興之過言也豈知詩賦文章天實使鳴其德安
知此之一體非晚季衰世之聲耶何則凡事理之

是非得失俟後之君子而其論定矣既定而又使
後之君子論其論而後大定矣遷固之史相如楊
雄之賦李杜之詩韓柳之文萬世孰不宗之其好
之不好雖有異論而諸家之技未嘗增損是之謂
大定矣朱明去今不遠其詩文未有定論明人自
鼓自舞亦可憐哉然東方近來倡此調以謂卓犖
千古予謂燕石之秘不獨宋人也

何仲默曰夫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
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于睢鳩六義首于風

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托諸夫婦以宣鬱而達情焉其旨遠矣由是觀之少陵之詩博涉世故出於夫婦者常少而風人之義或缺予曰固哉仲默之言也夫關雎之詠素非出乎后妃也成乎宮人者也宮人不必婦女也巷伯闖尹亦在其中蓋嘆美大姒之德其要在君子好述之一句而其餘寤寐求之鍾鼓樂之皆下爲上之辭未嘗一點及夫婦情愛之親切易見者也其置諸三百篇首者周家之所興本于此小序所謂正始之道王

化之基是也若仲默之說使堂堂男子一生學婦人之語而後爲得風人之致豈有此理哉

詩有正風正雅變風變雅之說予意正風雅者詩教之所以立也變風雅者詩教之所以行也正變相須未嘗相離是夫子刪定之本旨也然近世學詩者以正風雅爲治平之聲而優以變風雅爲衰替之聲而劣於是專摹擬古人飲燕盟會送行贈問出師凱旋等語壯氣雄者爲得正風雅之趣若涉貧居幽棲感傷無聊枯槁寒澹言激氣逸者則爲

變風雅不欲學取可謂誤矣夫諷詠性情其旨多
端故地步不可不廣也比興不可不究也但人有
貴賤時有治亂其要在乎思不出其位言不過其
分耳體裁格律隨世自異變革無窮古作者有悟
于此故悲歡得喪罵詈嬉笑苟其詞義可誦則盡
以入詩知詩者以爲三百篇之餘響不恣去取之
若夫論格調較巧拙者出于唐宋以降選評家之
激烈而李杜宗工尚未免雌黃所取僅僅遂欲以
此槩括天下之作者亦難矣哉自徂徠一倡王李

吠影之徒以爲最上乘於是處士而擬冠綬之詞
浮屠而學房中之調貧困而競富貴之語家居而
發出塞之詠安在述其志哉嚮者唐僧道本寓崎
港雖調異王李而頗名善詩將刻其集請序于唐
客沈燮菴沈辭之因語旁人曰詩固可也然寡物
外飄然之思而拘拘乎感慨氣節者恐非苾蒨界
內之語是以不序云燮菴儒士也非估客也嘗
官命召諸異邦寓崎二三歲後賜歸國以是觀之
詩豈容易哉

荀卿曰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其語雖奇而不正矣後世輕君父陵師友者卿爲之前鋒開卷既如是則篇篇此之自出子瞻所謂剛愎不遜其言愚者之所驚小人之所喜是也孟子曰王亦言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其語可謂奇而正者矣防乎後世弑君父及殺越人于貨之漸一言當與日月爭華焉卷首既如是則七篇此之自發極知孟子之學不繆諸聖人矣嘗聞荀卿見忌春申君老死蘭陵予意其見忌者幸矣若使遇值

則戰國之世抱不遜之器其保首領未可期是益成括之所以見殺也且其書中可尤鄙者議兵篇是也堂堂之陳整整之旅雖以湯武爲法而要非孔門之旨也衛靈問陳孔子不對明日遂行孟子惟說仁義未嘗談兵答齊宣代燕滕文恐齊之問皆不得已而姑發之然告以不貪功不害民修德反本而已卿也異于此特揭議兵將傳之天下後世其學術奇僻可見矣漢唐諸儒賢若韓愈亦以孟荀並舉明儒或以荀置孟上蓋彼咸以爲孔孟

之材、翱翔乎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間、而小精禮
文者也、又以為爲上下乎馬遷相如賈誼鼂錯之輩、
而差謹言行者也、心苟失中和、則日迷黑白、鼻混
薰蕕、如尊信而實輕視、如希慕而實踈略矣、
昇平百有餘年、都鄙藝林之英、比屋可封、惟詩章倭
詠、本草易學書跡、凡關係道理、裨補日用者、君子
力行之暇、庶幾及之、在門墻麾之、在夷狄進之、可
也、至如圍碁蹴鞠、茶道香式、誹詞俗樂、傀儡淫曲
之類、則修練之積、其技入神者、或有之、然其人必

狙詐其行、必汚辱傷風俗、害人倫、必萌于茲、士君
子當堅防之、近世其徒、間有編述登梓、競利爭名、
稱鉅儒碩生者、受贈遺爲之序、大書名姓、印章如
斗、是果何意也、予昔侍東厓先生、時有一官儒、撰
日本通紀、介人需序、先生辭之、語予曰、此書俗說
杳疊、引證弗類、不足以序其自重如此、方此時也、
東厓之見、可謂卓矣、晚途被二子、子唆茶道香式、
誹詞唐話等、雖不素習、而每刻必作序、東厓尚然、
世儒何論、予爲之慨歎、有餘、古人曰、老當益壯、窮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九
三十一
當益堅今也不然是所以義理之學漸廢廉恥之心日薄也

太宰氏所著辨道書其抑下倭俗所謂神道者悉中其肯綮攻擊推敗猶孫吳之用兵必血刃而後已也彼雖不遍涉神書而浸淫儒學誓古之力善發明其槩矣後有辨道書蓋巫祝家之作而斥太宰又有駁辨道書并黜兩人蓋緇徒之作也後之二書紙紙使人軒渠俱不足觀也然此一爭論百年前未聞之想當各守其所學不敢妄發也太宰

之非神道也猶孫卿之非相術也堯舜之道之於相術原非其敵也何足污青簡乎欲錮其道而反熾其勢何益之有予嘗欲著一書輔翼太宰顧于鈞之勁弩不為麤鼠發太阿之密劍不為妖魅揮知無益而終置焉

或詰予曰聞吾子少壯游東厓先生之門矣然排擊仁齋如此無乃非入室操矛乎曰予之向其門也仁齋逝既三年竊慕東厓之爲人也於是執禮以侍左右數年未初遑擇其學術之崇卑也少年銳

氣呻吟、佔俾耽樂詩文、時時辱先生之指授、方此時也、古義堂中、送迎弟子、如逆旅、昔者所來、今日不知其去也、碌碌吾儕、何必掛齒牙、與七十子之於孔子、大有逕庭矣、乾沒出入、學業未成而歸、卅年餘于此、刻苦勉勵、道差明白、始知天下之至是、歸于宋學矣、然今也、構思操觚、吐言述意、雖揣摩出於己、而侍先生之功、亦不少、是以人若問先生之事、則予必推獎之、尊戴之、未嘗絕口也、夫聖人之道、至大至高、學者豈容私哉、源遠支分、偏正廣

狹、淺、深、麤、密之異、在夫人之所趨、而時勢不可禦也、仁齋既入、自程朱而別立門戶、予今出自仁齋、還入程朱、一出一入、時哉時哉、舌鋒筆鏗、何必相害、楚攻宋、守其益斯、文是昭代之餘澤、所以吾道之氣息未絕、而雖仁齋復生、而必銜指矣、客曰、既聞命矣、敢問東厓先生之爲人如何、曰、溫厚之長者也、博識洽聞、不減祖徠、徠惜哉、性過謙讓、而智乏、施設學包衆美、而才短教誨、是以有問則答之、答亦不精詳、不問則不示之、不示亦非有吝、然其於

父師之說也。補苴罅漏。張皇幽渺。筆削改竄。可謂
有大勲勞矣。童子問語孟字義之二書。既已刊行。
論孟古義。坏樸略具。而成說未完。先生與門人校
讐討論。予亦忝在末席。以今思之。論語一書。章章
句句。說修爲者多。故仁齋之旨。符合矣。抑至孟子
論心性。則窒礙不通者過半矣。故今所刊行孟子
古義。其實成于東厓削錄之手者也。由此言之。則
東厓之學識。未必無異議於其家說。而孝子仁人
豈忍夢寐之發哉。是以當知先生之篤志賢慮。非

他人之敢所及也矣。

時學鍼綦下終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

延享四丁卯歲冬十一月穀旦

皇都

堀川佛光寺上九町

河南四郎右衛門

書林

東都

通本町三丁目

西村源六

攝都

南久室寺町心齋橋筋

人見理兵衛

行 版

